

佳作

作品：牽手

得獎者：

周凱

周凱，本名周聖凱，一九九〇年生，現就讀聽起來很像繞口令的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愛穿木屐配襯衫西裝褲，自以為日式台客。別看我好像有點北爛，內心可是超級嚴肅的。喜歡看動物紀錄片。座右銘是「君子立恆志，講話要有梗」。

得獎感言

在保養品專櫃時，每個客人都要叫她們姊姊。有的會回，唉唷叫我什麼姊姊，我都可以當你媽了。但明明就聽很爽，笑得亂七八糟。

謹以此文和謝金燕的〈姊姊〉互文，卡卡的哆吱哆吱哆吱哆吱，跳針跳針跳針，叫我姊姊。

大家辛苦了。謝謝。



牽手

沒有註明是專門租給學生的，可是從出入的族群和房子的格局看，這棟出租套房大樓明顯就是做爲學生宿舍而設計的。白色牆壁、磨石子地板的長廊兩邊，各有好幾扇沉重的不鏽鋼門，只從幾雙擺在門邊的鞋子，實在很難想像門後面都住著什麼樣的人。

簡直就像關重刑犯的監獄嘛。每次深夜下班回來穿過這裡，游雲都會有類似的想法。手提便利商店的白色大塑膠袋，裡面裝小鋁罐的台灣啤酒、三包九十九元的微波速食跟幾張租片店的片匣，一邊走一邊發出各種輕輕重重的撞擊聲，在長廊上不停迴響著。游雲想起在電視裡見過，上了手銬腳鐐的死刑犯讓法警扶著前進，鐵窗欄杆射進來一束一束的陽光，搭配移動時鍊條清脆的金屬撞擊聲，這時候都會特寫死刑犯光斑錯落的背影。

住在老是會浮現這種畫面的地方，怎麼可能消除成天站櫃的疲勞啊。而且離百貨公司又遠，還要轉搭區間車通勤。一開始是租金便宜，後來因爲很難找到幫忙搬家的人手，所以游雲一住便是五年。

前面不遠出來一個長髮及腰的女孩，背對她朝走廊盡頭的飲水機前進。對方剛有看自己這邊嗎，游雲不確定。游雲偶然撞見其他房客時，都會在心底抱怨公司的夏季制服，粉紅色長袖上衣和黑色棉質長褲，全是沒有腰身的寬鬆版型，還規定要穿沒有根的包鞋。同事曾評說像運動服，可是體育頻道

上的女子選手，無論網球、排球，都不曾出現這種裝扮，倒比較接近顏色鮮豔的家居服。公司說是爲了讓顧客覺得有親和力。

「你沒有聽說關東煮裡面有毒澱粉嗎……我才不要，吃微波食品感覺超淒涼的……我警告你，反正你現在來載我，不然我就把你LOL的英雄統統賣掉……」

年輕女孩微微愠怒的聲音聽起來反而特別嬌媚，藍色透明的水壺像蝴蝶般輕輕搖晃。著鵝黃色無袖背心和藍白條紋海洋風的超短熱褲，手跟腳都顯得白皙修長，偏瘦可是曲線分明，肌膚看來也是時當青春、天生麗質。

這女孩應該很受同年紀的男孩們歡迎吧，游雲從彎月形黑色仿皮肩包裡摸出鑰匙，側身擋住白色大塑膠袋，動作很卡地試了兩、三次才成功，鎖喀啦一聲地彈開。

女孩的聲音已經消失在門後面了。

這棟大樓裡少說有上百個像她小孩般大學生年紀的男男女女，他們究竟會如何看她這樣化大濃妝、一個人住、而且足以當他們媽媽的鄰居呢。游雲很好奇，可是從來不曾問過人，就像沒有人會來問她。

六坪多的房間裡沒有床，只在巧拼地板上鋪了粉紅色的加大床墊，游雲將塑膠袋放上床墊旁邊的小茶几，褪下衣褲捲成一團朝牆邊的洗衣籃丟去，沒有投準她也不在乎，逕自放起租回來的日劇《派遣女王》，撕開微波雞翅的包裝袋當下酒菜。

邊敷面膜，只穿內衣褲，盤起腿一個人呼嚕呼嚕大口灌冰啤酒，就算白色泡沫不小心濺髒身體和地板都無所謂，然後用竹籤插垃圾食物吃，在她當櫃姐以前認識的女人中，她想不出來誰可以做這種事情，讓她有幾分自豪。

這平常是排休前夕才能有的享受，因為擔心隔天會宿醉起不來。不過今天發生了值得喝好幾罐啤酒的事。傍晚的時候，大概就是洪聲剛下工的時候，洪聲傳簡訊問她禮拜幾放假，要約她見面。她回覆洪聲，她這禮拜已經跟同事約好了，要下禮拜一才有空。

當初吵很多激烈的架終於分開，不過洪聲約她見面，游雲仍然有點驚喜，是生活裡太久沒有人出現吧。不是要求她回去，應該就是下定決心要簽字離婚了。如果是前者，她會答應嗎？如果是後者呢，已經分居五年，一張紙、一個簽名還能代表多少意義，疑問像激烈搖晃的啤酒罐白沫不停地湧出來。

上次見到洪聲已經是兩年多前的事情，小兒子文俊考上國立大里高中，說希望全家人能夠一起吃飯。但是在台北讀書的大女兒怡雯，說什麼打工的地方不准請假沒有回來，想來還在生她的氣吧。只有他們三個人約在中港路某間西餐廳。

當時明明是夏天，游雲卻故意穿冬季制服，黑色西裝外套、長褲配白襯衫，腰桿打直，胸部和肩膀都撐得特別挺，原來走路有風就是這種感覺。當櫃姐後游雲發現自己身材其實還維持滿好的，除了生過小孩屁股大了點、圓了點，腰跟腿幾乎都沒有比年輕時變粗多少。文俊說，有個當櫃姐的媽媽超

時髦的，可以跟同學炫耀炫耀。她也取笑文俊，要介紹幾個漂亮美眉給他當女朋友。的確有不少剛滿十八歲就來當她同事的小女孩。

人如其名應該要很吵的洪聲卻格外沉靜，只有牛排刀不時和陶瓷餐盤撞擊的笨拙聲響。但她知道洪聲很重視那頓飯。滿身汗味，老穿著沾滿各色油汗的馬球衫和過膝短褲的洪聲，竟然換了件鐵灰色的萊卡襯衫。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沒有好好看洪聲的臉，還是因為餐廳暈黃而富有情調的燈光，她發現洪聲是那種老來俏的類型，跟劉德華一樣。

《派遣女王》已經演到第二集的高潮尾聲，筱原涼子飾演的派遣女王大前春子，要和正職員工東海林武比賽誰用釘書機的速度快。這部日劇她已經重看好幾遍，第一遍看她以為當然是身為主角的派遣女王會勝出，結果卻輸了，還是故意輸的，理由是派遣員工不能傷害正職員工的尊嚴，因為那就是傷害公司的尊嚴。游雲覺得這不僅僅是派遣和正職的戰爭，還是女人和男人的糾葛。

文俊靠到她耳邊悄聲告訴她，襯衫和西裝褲都是他陪爸去3000試穿很多件才買的。洪聲似乎有在偷聽他們說話，頭低低的而蹙緊眉心，一邊用叉子將中心透紅的肉條送入嘴，動物反芻般很細很慢地嚼著。游雲當時想不起來是在什麼地方見過洪聲類似的樣子，直到看了《派遣女王》才像觸電般回憶起什麼。

婚前某次洪聲沒來由地要請她吃牛排，那是她第一次看洪聲穿白襯衫像演電影般地約會，也是她第一次去吃有開胃菜、前菜程序繁複的西餐，還有銀色燭台跟打蝴蝶領結的服務生。然而當帳單送上

桌，洪聲卻突然變得空前緊張，不停翻著兩側西裝褲口袋，彷彿以為這樣就能像魔術師般變出鴿子。看著看著游雲從自己皮夾抽幾張鈔票，用淡蓮藕色的餐巾包好從桌底傳過去。洪聲收下折好的餐巾並沒有馬上起身，反而像瞬間石化般一動不動地坐著，頭低低的而蹙緊眉心。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手機嘟嘟震動，是洪聲回覆說他下禮拜一可以。

外面突然轟地降下大雨，游雲趕緊過去將窗戶和小陽台的門關好。

隔日站櫃游雲老是發呆。

她們櫃兩面是貼著廣告海報的LED燈牆，緊鄰隔壁櫃。另兩面是陳列商品的白色大櫃子，分別對著走道和手扶梯。中間則放張白色小圓桌，好讓客人試用療程。游雲通常都會像個哨兵站在面手扶梯那邊，只要有人靠近，她馬上推出笑容、舉起乳液、嬌聲說羊奶身體乳一罐只要一三九喔，歡迎試用看看。但她今天只是抱胸懶懶立著，像個踞在角落吸菸的頹廢女子，時不時快靠在櫃子上，撞到身後瓶瓶罐罐的去角質膠、保濕霜、精華液，那才是她們家主力的高階商品。一有碰到東西的感覺她就趕緊挺直腰身，提醒自己靠櫃是會被樓管罰的，而且身為櫃長不能當壞榜樣。

果然年紀不小了，不應該隨隨便便喝這麼多酒。但說到底還是這間百貨公司太無聊吧。位在豐原和位在台中市都心的不一樣，沒有閒蕩的大學生、蹺班的公務員和OL，貴婦的質與量都差許多。非

週末的白天，簡直像奉命看守一座沒有敵人的堡壘。

她偏頭觀察另兩個只比文俊稍大的櫃姐，不知道在咬什麼耳朵，加入小女孩們的談話她沒有興趣也沒有辦法，最後靜靜望著眼前的手扶梯，黃色邊沿的黑色方塊一階階推到最頂再消失不見，海浪般無目的地來來回回，履帶傳動聲嗡嗡地響。她訝異地發現，好像所有的工作場所都會製造讓人想睡覺的聲音。

百貨公司、洪聲印刷廠的機具聲和風扇聲、還有她第一間去的網版印刷原料公司。她五專沒讀完就跑來台中市工作，負責文書和簡單的會計，就著小方桌不停敲計算機和原子筆桿，隔壁的頭家娘邊講電話邊抄抄寫寫。辦公室後面的小暗房，好幾排鐵架子上放著各種溶劑油墨，頭家老蹲在裡面調配顏色，爲了通風，中間的門並沒有關起來，空氣裡充滿刺鼻的化學藥劑味和刮刀在小鐵桶裡攪拌的摩擦聲。

她就在那裡認識洪聲的。彼時洪聲還在另間印刷廠當工人，每個禮拜都會來他們公司載貨，他兩手各提一桶二十公斤重的深藍色塑膠桶，整件上衣都被肌肉撐爆了，他力氣大、聲音也大，很難不多覷幾眼。洪聲常說，總有一天我會有自己的印刷廠，到時我做頭家，妳就是頭家娘。她瞪洪聲，我有說我要嫁乎你嗎。她只是個小文員沒資格嫌，但要跟一個渾身油墨味的男人結婚感覺比跟渾身菸酒臭的男人結婚還糟，她實在難以想像頭家娘跟頭家是如何做那件事的。

游雲繞進專櫃裡面，從試用品陳列架上抽出條狀的去角質膠，將含晶球顆粒的金黃色膠塗在手背

上，慢慢搓出些許壁癌般的暗白色碎屑。當初在忠明南路某大樓受訓時，老師從她手臂搓出一大堆黑的白的，搓了許久還是有東西冒出來，好像她是流浪漢沒洗澡一樣，全部學員都在笑。原來外面世界和身體都會不停製造廢棄物堆積在皮膚表面，要經過去角質，再用化妝棉將精華液輕輕拍進深層肌膚，最後抹上一層乳液保護，這樣就會白白泡泡幼綿綿。

洪聲、印刷廠、過去的日子都是要被磨掉的廢棄物，她想。

抱著嬰兒的年輕媽媽停在櫃前，其中一個櫃姐親暱地喊姊姊、姊姊，另一個撇嘴偏過頭去讓到旁邊。她們講了不少話，可是年輕媽媽什麼都沒帶便走了，那個櫃姐在原地吐舌頭扮了個鬼臉。會在客戶後面要小動作的傢伙不可能在這裡站很久的，因為她們不懂堅持和忍耐。

堅持和忍耐算洪聲的優點吧。爲了頂一間自己的工廠，再窮再苦洪聲都撐得下去。兩個人共吃一個便當、洪聲硬要她吃雞腿的回憶，想起來竟然是她和洪聲度過最快樂的日子。她們同居的雅房好小好小，牆壁還是用隔間板搭的，沒有窗戶，吊扇轉出來的好像全是熱風，身體衣服鎖日黏黏臭臭。洪聲還是個性欲旺盛的小伙子，下班回來再累再餓都要跟她做，因爲其他的娛樂統統要花錢。還記得有次做得正激烈，碰很大一聲伴隨某種墜落的感覺，洪聲也從她腰肢滑下去。原來是床板垮了，兩個人面對面大笑，繼續沒命地做。結果不小心懷了怡雯，洪聲要她拿掉，她哭吼，誰都麥肖想把我腹肚裡的东西拿走，就算是要跟你離緣，我也要把它這個囡仔飼大。

想到怡雯，游雲就覺得心像要被擰乾的抹布般扭絞起來。

她和洪聲省吃儉用存了五十萬，洪聲他阿母標了一個三十萬的會，再跟銀行貸一百萬，洪聲的弟妹也幫了點忙，終於頂下廠房跟機台。前幾個月她只負責作帳，慢慢訂單愈接愈多，洪聲說沒錢請人要她鬥跤手，她開始學如何操作機台，反覆踩著踏板讓印刷針頭落下，邊用手固定放置目標零件的底盤，避免老舊的底盤因針頭撞擊而偏移。她以為這只是暫時。後來終於請了新的人，但也進了新的機台。她跟洪聲反應很多次，洪聲漲紅臉說，妳就忍、妳就要忍。她跟洪聲辯，她白日要進工廠，暗時還要作帳、煮飯、顧怡雯和文俊，她沒辦法。洪聲說，妳就忍、妳就要忍。

要忍到何時呢。她和洪聲背對背躺在床上，可是不做愛也不說話了。某日洪聲妹妹莫名其妙蹣跚班去某個名牌包特賣會排隊，她不明白一個工人憑什麼背名牌包，最氣憤的是洪聲半點處分都沒有。吵到最後洪聲說，啊是要我怎樣，她是阮小妹捏。她別過臉聲音小小的，我是你某捏，對啦，不共姓就不共款啦。

印刷廠的工人，洪聲的弟弟、妹妹跟妹婿，還有一個外面請來的，胳膊都彎洪聲那邊。菜市場的阿桑常常眼睛閃著光對她說，啊頭家娘捏。她笑微微不過心事誰人知。頭家娘最多一個名，頭家也是，她始終不懂洪聲拚死拚活想做頭家是為什麼，他骨子裡猶原是作工的命，一樣每天對著機台，一樣從衫褲、從頭髮到腳趾甲縫都是油墨味，她甚至覺得那些油墨溶劑已經滲進洪聲體內將他的肝啊腰子啊都腐蝕光光。

於是洪聲不再跟她睡了，搬到一樓工廠和二樓住家間樓中樓的辦公室將就著張躺椅。身邊突然少

一個人躺著，竟然讓她從此難以好眠，她不要孤獨棲息在黑暗中像穴居動物，然而當微熱的燈光無情地照亮整個房間，她又覺得她和洪聲一起用舊的家具物事，好像突然長滿眼睛在盯她、逼她去做點什麼，但她真的不知道還能做什麼、還能改變什麼。她好累好累。不管對洪聲、對任何人她都沒有辦法解釋清楚。

她和洪聲只剩工廠的事情可以談，只剩抽風機的運轉聲聯結彼此，只剩印刷機的針頭空其空其落下，將油墨印在她不知道究竟要組裝什麼的零件表面。然後每隔幾小時她會停下來，收集印壞的零件帶到工廠幽暗的角落裡泡進甲醛搓洗，工廠沒進防滲手套，只能戴透明塑膠材質的，但是那些手套表面好像佈滿肉眼看不見的空隙，她的皮膚仍然像被什麼東西咬了痠癢刺刺的，她索性不戴，會痛就會痛吧，整雙手爛掉最好，這樣就不用做工了。結果手卻愈來愈沒有感覺。

她真的有愛過洪聲，但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想不起來了。

洪聲呢。

「老查某今天是學乖了喔。」

「我看是更年期到了。」

「不是吧，更年期來會變得更像虎豹母喔，我媽就是，一天到晚恰北北。」

游雲知道她們家櫃沒幾個人喜歡她。做業績這行的表面看來都是同事，其實每個人都是你的競爭者，只有實力能夠保護自己。她剛入門時，不熟和客戶交陪的技巧，只會拚命請客人試用和背口條。

她非常積極地搶客人，漸漸聽聞其他櫃姐在背後說，都給老查某搶就好了啊，我們是不用活喔。她很納悶，人愈不敢跟對方當面講的事情，就會跟別人講愈大聲。

她想過，如果大家真的都不喜歡她，她走便是了。當然游雲不真是這種人，同事愈說她就愈拚，她要用業績證明她可以比所有人在這裡站更久更久。另一個原因是櫃姐能夠私自夾帶很多保養品，二線品牌有不少促銷方案，例如單價三千六的精華液，會搭配贈送總值三千六、兩千、一千的低階商品，櫃姐很容易在其中動手腳，送一千或兩千給客人，報三千六給公司。

游雲房間就堆滿其實用不完的保養品。剛開始她總要花很長的時間，將保濕霜、精華液細細擦勻全身，才發現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好好看過、摸過自己，就算只是用指腹緩緩推過皮膚表面，都有種單純的愉悅。輕閉雙眼，靜靜等待保養品被吃進去、皮膚從油膩漸漸轉為清爽的過程裡，她覺得好像能夠將時間集中在自己身上，不再怕外面世界發生多少難以面對的事情。

「羊奶身體乳一罐只要一三九喔，歡迎試用看看。」

櫃前明明沒有客人，手扶梯嗡嗡空轉，某個櫃姐想要醜化她，模仿起游雲的聲音姿勢，舉起貼綠色底山羊標誌的乳液瓶子。結果一不小心真按下壓嘴，一坨白色乳液飛濺出來，落在大理石地板上格外醒目。她趕緊從小桌子抽幾張衛生紙衝過去，弄髒地板可是會被樓管罰的啊。

穿白色上衣、靛青色牛仔褲的游雲走進中港路的新光三越。

因為那是全台中她們家唯一沒有設櫃的百貨公司。

這禮拜排休游雲根本沒有和同事有約，她只是不想被洪聲知道她閒閒沒事。而且她想買件漂亮衣服，之前是要洪聲看看櫃姐是什麼樣子，故意穿了套裝，現在她想讓洪聲覺得她就像玻璃櫥窗裡的模特兒一樣華麗。但她的衣櫃裡大部分還是舊衣服，沒幾件穿上去能讓心情變好的。

另外她想準備點禮物，給洪聲和文俊買件新襯衫好了，怡雯呢，不如就送她們家的保養品吧，去角質膠和保濕面膜對女孩子很實用。但是游雲又覺得送自己家的保養品散發著討好的意味，像是去台南玩受託帶了名產依蕾特布丁回來，幾分在作賤自己。一樣買件衣服給怡雯吧。

手扶梯一層一層上去，五樓是男士專區，逛著逛著游雲就放棄送洪聲襯衫的想法，改送皮鞋吧。兩年前聚餐時，洪聲的襯衫、西裝褲都是全新的，皮鞋卻還是二十幾年前結婚時買的那雙。他只有出席類似場合會穿，但因為疏於保養，鞋楦和鞋根都磨損得厲害，黑亮的鞋面也變得霧霧灰灰、布滿皺痕。每一櫃、每一雙鞋她都很仔細比較，愈用心選擇她就愈滿足，最後買了BLOO的焦糖色翼紋雕花皮鞋，還是小牛皮製的。洪聲有什麼機會穿這雙鞋呢，洪聲能配這雙鞋嗎，她要告訴洪聲你沒有資格再踏入我的世界，不管你是想求我回去還是死了心簽字我都不怕。

再坐到十一樓的青少年專區，走進KNIGHTS BRIDGE，她在時裝雜誌上見過，知道這是個走英倫學院風的品牌，衣櫃跟衣架都是深棕色木頭質感。游雲取下一件純白的維多利亞門襟襯衫，文俊穿起來一定很紳士很優雅，男人穿白襯衫最乾淨了。

「是要送人的嗎？」

穿粉紅色類似款襯衫的櫃姐過來攀談。游雲形容起文俊的外表，邊有意無意提起自己同樣的櫃姐身分，暗示對方她知道百貨公司也可以殺價，但心底又暗暗對長年累積的主婦性格覺得厭惡。游雲帶著襯衫站到試衣鏡前比畫比畫，突然鏡子的背景裡洪聲閃了過去，旁邊還跟著一個女人。

游雲驚訝地跑到走道上看，不對，是文俊。

文俊和年輕的洪聲很像，但比較高、比較瘦。牽著一身便服但斜背立人高中墨綠色書包的女孩。文俊不應該出現在這裡，他應該要在學校上課啊。

「小姐，妳還有要這件襯衫嗎？」

她看看文俊的背影，再看看櫃姐僵硬的笑容，掃過全櫃商品，隨便再買了一個中性風的黑色仿皮大托特包，當做要給怡雯的。兩手提滿東西的游雲立刻朝著文俊隱沒的方向追去。

鏡面般光滑的石材地板，映現著專櫃的招牌燈和衣服的颜色，但就是照不清楚人的臉，她環顧這通體透亮的室內空間，有種被幻影包圍的錯覺。平日下午百貨公司的人潮明明不多，她還是花了點時間才遠遠發現文俊，牽著手的兩個人慢慢地走，游雲快步靠近，準備出聲喊文俊，卻突然心頭一震，說不上來，這情況和五年前太像了。

五年前游雲自暴自棄地以為要老死在印刷廠。她不可能離開呀，這裡還有怡雯跟文俊在，高三的怡雯和國一的文俊。那時候過著什麼樣的日子呢，回憶起來都是一個人的場景。面對機器、面對天花

板、面對泡在甲醛裡的零件，那時候她都在想些什麼呢，不重要了。

說來奇怪，她很清楚記憶裡她穿著家樂福買的粉紅色馬球衫、怡雯國中黃綠色的運動長褲、跋卡通圖案的大紅塑膠拖鞋，頭髮用咖啡色鯊魚夾簡單收好，摩托車撲撲騎去菜市場，買了怡雯喜歡的空心菜、文俊愛吃的青江菜、讓洪聲下酒的茶鵝、適合阿母牙齒的切片鱈魚，全用大塑膠袋裝著丟進生鏽的菜籃底。

回程剛好遇見新民高中的校車，怡雯和同學穿過日光斜照的斑馬線，白襯衫搭灰色菱格紋背心，同色系的百褶裙在風中晃呀晃，飛動的長直髮像摻上金粉般閃閃發亮，可是怡雯看都不看游雲一眼，走到面前時，她喊怡雯、怡雯，明明只有一、兩公尺遠，怡雯卻面無表情地轉上人行道。她愣了愣，放下摩托車趕過去。

怡雯的同學問，剛剛那個人好像在叫你名字耶，是不是妳媽啊。

怡雯說，妳聽錯了啦，我媽才不會穿那麼醜哩，俗斃了。

她常跟怡雯和文俊說要好好讀書。她不想自己的小孩跟洪聲一樣是個粗人。

離開工廠前那一陣子，游雲天天都在和洪聲或怡雯吵架，怡雯總披頭散髮、紅著眼睛像個瘋婆子，用喉嚨破掉般發出來都是沒聽過的聲音對游雲吼，妳現在是什麼意思，啊妳說，妳就這麼討厭這個家嗎，妳就這麼討厭我們嗎，妳有沒有為我想過，啊我高三了耶，我過兩個月就要考指考了耶，妳為什麼就不能再忍一忍。

旁邊一格一格的專櫃好像都在看她，她已經在原地站了許久，她忽然覺得百貨公司的燈光都打太亮了，文俊像遁入黑暗的觀眾席裡消失不見。她還要跟上去嗎，跟上去可以幹嘛？罵罵文俊，要他回學校去，還是通知洪聲呢。

幾年來只有文俊會常跟她連絡。文俊高二畢業旅行前夕，游雲還帶他來這間百貨公司買了許多衣服褲子配件，文俊嘴巴好甜啊，還是媽最疼我了，爸都只會碎碎念。游雲再抽三千塊塞進文俊口袋說，不要理你爸，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離開工廠那日是個非常炫麗的黃昏，天空布滿金雲紫霞，隔壁工廠那隻老對汽機車亂吠的瘋狗，看膩她而逕自趴著，行李箱的小輪子在崎嶇的柏油路面起起叩叩。怡雯關在房間裡，洪聲早跟朋友去喝酒，文俊突然從後面抱住她。天色愈來愈深，廠房跟廠房間雲幕的變幻像瞬間拉開的捲軸讓人反應不過來，她淚流滿面地轉身想摸摸文俊的頭，文俊便一溜煙地跑走了，還沒發育的文俊好小隻好可愛。

她不能在這個時候見文俊，不能讓文俊知道她發現他人在這裡。

游雲特地去二樓的GORIA專櫃，選了一隻框最粗最大的太陽眼鏡，現場就要戴起來，可是她的手不停不停顫抖，妝花掉的皮膚表面油光水滑，始終沒辦法好好放上鼻梁，試了很多次最後眼鏡掉落在玻璃櫥櫃上，正在招呼其他客人的櫃姐一看過來，游雲立刻搗著臉逃走了。

再跑一趟新光三越，買了小挖背但是剪裁優雅的深蓮藕色禮服，領回要給他們的禮物，游雲才敢赴約。坐在中港路陶板屋臨近落地窗的位子，遠望是綠園道樹木橫列的街景，微雨的地面燈影如水。洪聲好像還是那件兩年多前的鐵灰色襯衫，但似乎消瘦了點，看不太清楚他的肌肉線條。

這是五年來她第一次和洪聲單獨見面，思緒多如窗玻璃上紛散的水滴，但游雲只是不停又起食物讓嘴巴塞滿東西。她完全想不起來過去跟洪聲兩個人是如何說話的，洪聲應該也是。游雲隨便談起當櫃姐遇見的趣事，每天早上開櫃時，都會有個阿桑在百貨公司繞來繞去，把她們家全部產品試用過還是不買，櫃姐發現是來亂的，之後都不理她，但阿桑還是天天報到，黏著她們問這瓶是什麼、那罐是什麼。資深的樓管說那個阿桑應該是有一魄被魔神仔勾去了，所以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洪聲搖搖頭笑。她恍然想起兩年多前她就說過這故事。

然後洪聲談起了孩子們。

「文俊那囡仔最近不知在搞什麼，說什麼坐公車去學校太浪費時間，他要去住外面，說是爲了準備考試，我看是想要趴七仔。他喔整粒頭殼就不知在想啥。我知道妳疼他，常常給他錢，不過囡仔還是要教……」

「教什麼，我自己生的我自己清楚，他想要去外面住你就乎他去啊，大人大種啊有什麼好驚，他又不是查某囡仔。」

洪聲的眼睛細細小小，看不出來他心底在想什麼。

「話不是這樣講。好，那講怡雯好了，我不知妳們母女兩個是仔冤家什麼，不過喔怡雯現在一個人在台北生活很辛苦，妳做人老母就要知道給她關心，老母跟查某仔是有什麼東西好冤？」

「我一個人難道不辛苦？」

「我就不是這個意思嘛。算說怡雯真正做了什麼事情惹妳不爽快，妳做人序大就不要跟囡仔計較嘛，胸坎就要較闊點。」

「對啦，咱姓游的攏總壞人，你姓洪的就最好啦。」

「難道姓洪就不是妳生的？拜託一下，妳們是母女耶，一對母女五年沒見過一次面、沒講過一句話，傳出去是要笑破人的嘴喔。」

「上次是她自己不來喔，我買東西也有買她的份，不要說我這個老母心裡都沒她喔，是她自己心肝底根本就不希罕我這個老母。」

服務生端上用黑色陶盤盛著的主菜，她點陶板雞，洪聲則點洋蔥炙烤牛肉。他還是像以前一樣習慣切成條狀再吃。結果洪聲統統切好後卻靜靜放下刀叉。剛剛的沙拉、前菜洪聲也都沒吃幾口就讓收掉了，只有魚湯喝完。

「唉，去年有一天半暝怡雯打電話回來，哭得多悽慘妳甘知，她說她發現她男朋友有小三啦，做人老爸多不甘，生一個查某仔好好的，結果去到台北乎人糟蹋。愛到卡慘死啦，現在還沒分開。我說真的，妳喔不要再跟她冤落去啊，到時我不在啊，若沒序大、沒後頭厝乎她依靠，她喔真正會乎人欺

負得很淒慘。」

「什麼？」

洪聲的喉頭因吞入口水而鼓動，他伸手取玻璃水杯沒有喝又放下。洪聲的臉看起來總是沒什麼表情，不管對著她還是對著機器。天天看那台草綠色的印刷針頭空其空其地落下，洪聲究竟在想什麼。小工廠裡每個人、每部機台都靠很近，可是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不太有機會交談。

「我今仔日就是按算要跟妳講這件事情啦，我也不想等到我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時候，再給人來看我淒慘落魄的模樣。頂個月我腹肚疼跑去病院檢查，醫生說我這是胰臟癌啦，不是姑丈喔，是姨丈喔。」

「你不要講玩笑喔。」

「印刷廠我會交乎阮小弟，不過二樓的厝還是會留給你們母子們住。我有一個保險啦，妳較早睡的枕頭下趺有一個信封袋，資料都放在裡面，到時候就要記得處理。合作金庫裡面有五十萬、土地銀行有二十萬、郵局那邊也有幾萬塊，應該有夠文俊把大學讀完，妳就要教他，不要再黑白買一些衫啊褲啊，還有……」

「你現在講這創啥、講這創啥！」

「聽我講完！」

洪聲大吼，整間餐廳突然都安靜了，這才是她所認識的洪聲。

服務生過來關心，游雲擺擺手要他走開。

「醫生說我這個病啦，沒動手術只能夠活三個月，動了最多再活一年，我想想較早死死較快活啦，也不會拖累別人。啊我剛才就是要講，文俊大學一定會吵要買摩托車，乎他買無要緊，不過喔不要買新的，買中古的就好，新的較會給人牽去，而且太好的車怕他學壞，知否？最重要的還是妳跟怡雯啦，妳兩個喔不要再結氣啊，無意義啦，聽有否？」

洪聲緊握拳頭放在鋪了玻璃墊會反光的桌面，她想伸過去扳開洪聲的手指，可是這張桌子大得像海，一個溺水的人如何能靠近另一個溺水的人。游雲不忍再看洪聲的手，一抬起頭，洪聲旋即將臉低下。

「這件事情還有誰知影？」

「我過兩天會先跟阮小弟交代交代。還有啦，妳給我聽乎清楚，到時我躺入病院，妳真正不准給我來，我一點攏不想要再看到妳，也不想要乎妳看到我。」

頭低低的洪聲，眉心擠出了一道一道深豁般的黑影。

「你到底咧想啥？」

「妳不是講、妳較早不是攏講妳不知我咧想啥嗎？」

騎摩托車淋著小雨回去，禮服皺了，頭髮亂了，游雲發現原來手裡空空的沒有提東西走這段長廊，是件多麼沒有安全感的事情。她不停握緊手心再放開，握緊再放開。她好後悔好後悔剛剛沒有鼓

起勇氣牽洪聲的手，上一次牽洪聲的手是什麼時候呢，洪聲的手心手背手指是什麼觸感呢，粗粗硬硬的吧，可能還有點溫暖，她腦海裡沒有其他形容詞了。

洪聲追她時，曾經帶她去吃了一間軍功路上的手扒雞店。二十幾年前還沒有開發的北屯，住宅區之間都離很遠，還不到沒有燈的境地，但那間鐵皮棚子搭起來的小舖，旁邊後面真的都是雜草叢生的空地，不斷能聽見蟲子跟青蛙的聲音。

洪聲戴著透明塑膠手套分那隻金黃脆皮的烤雞。她告訴洪聲，她小時候就住在這樣荒涼的村子，家裡很窮只有逢年過節有肉吃，阿爸都會將煮好的全雞吊起來，底下放一個碗公盛滴落的雞油，那碗雞油給大兄補，阿爸和二兄分雞腿，阿母和小弟分雞翅，雞胸肉五個人分。所以她發誓長大後絕對不要再吃乾乾的雞胸肉。洪聲不吭聲地將拔下來的雞腿雞翅都抓進她紙盤裡，然後將撕剝下來的白色雞胸肉一條一條沾著胡椒鹽吃。

回程坐在洪聲的破擋車後面，游雲主動抱住洪聲粗壯的腰，她想這樣會把雞腿雞翅都給她的男人怎麼可以放過啊。洪聲一隻手抓著油門，另一隻手抽起游雲的手插進自己外套口袋裡面，每次熄火的時候洪聲就會過來惜惜她的手，深夜風大的軍功路好黑好長。

走進自己的房間，沒有開燈看起來就像條隧道，隱約能聽見外面微微的落雨聲。游雲裸露的背貼著不鏽鋼門，一股涼意自脊骨瀰漫全身，她探著電燈開關，可是手遲遲不敢按下去。

她早應該忘記。剛頂下印刷廠還沒真的忙起來時，洪聲提議補辦蜜月旅行，帶著她坐長途火車去

花東，沿路很多隧道，她故意撒嬌說她怕黑，總感覺天一黑就有什麼東西會消失不見，像夢一樣。洪聲蒙著她眼睛側身擠過來說，毋免驚，一黑我就甲妳攬緊緊，妳免驚會無去，嘛免驚我會無去，一到有光的所在妳都會看到我啊。

她的手遲遲不敢按下去。

評審意見

平實中有力道

◎平路

這篇小說的文字平實，卻寫出主人翁無奈的心境。

游雲不年輕了，住在六坪多的學生套房裡，以櫃姐的職業養活自己。一個人過日子不容易，工作之餘唯一的休閒，就是對著電視吃微波速食配罐裝台啤……

讀者由文字拉近場景，進入這婦人的獨居生活。故事娓娓開展，節奏不緩不急，當初離開家，拋下丈夫孩子，是游雲自己做下的選擇？此刻回溯，過往的婚姻、母職以及眼前的工作皆充滿挫折。與丈夫的牽手情也若有還無，在磨人的現實剩下不多。但當游雲接到久未聯絡的丈夫電話，要求見面，她心慌慌地猜想，期待的情緒中甚至有幾分憧憬……

牽手那三年，疏淡了，仍然是有餘溫的……

作者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實極有力道，人與人之間的諸般牽扯，描寫得很貼切。

從租住的套房開始說故事，小說結束時謎底已經揭曉，她又回到那間套房……由套房始由套房終，作者在短篇小說的篇幅裡逐步推移，情緒掌握得非常穩準。